

乡情难忘

刘浩然

1966年的夏天，我正面临高中毕业，北京一所女子中学却向全国应届毕业生发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农村领取毕业证书”的倡议。顿时，我们学校像炸开了锅似的，议论纷纷。当时班长何舜华找到我，经过商量，便带头响应这一倡议，并经校领导同意和出面联系，一同前往大浦公社蓟江潭大队。尽管只有两个多月，时间短暂，但在我人生的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当时正是盛夏，我们刚下火车，迎面扑来一股股热浪。抬头一看，太阳是白的，大地是白的，连房屋都被太阳晒得放出白色刺眼的光芒。还不到中午，就晒得我汗流浃背，白色的衬衫都被汗水浸湿，尽管一阵阵风吹来，但没有给我们带来丝丝凉意。到车站接我们的是这个大队的谭书记。

在谭书记带领下，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湘江河岸、凸凹凹凸的黄土坡，走了几十里路，才隐隐约约地看见前面一片被松柏翠竹遮盖的村庄。这可是另一番天地，三面是山，一面靠水，平川地里的村庄郁郁葱葱。村庄周围是一片片梯田，被阵阵热风吹拂着，金灿灿的稻穗连成一片，似一股股金黄色的浪潮滚滚向前。看来，很快就进入“双抢”大忙季节，一场艰苦的磨练正在等待着我们。

到了大队后，我被安排在偏远的一户农家。主人姓谭，当时我叫他谭叔，年纪四十五六，中等个子，饱经风霜的皱纹已爬满他愁戚的面孔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农民。他的妻子也是一位朴实的农妇，家中还有一位双目失明的老母亲，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叫谭爱英，是与我同年的姑娘，美丽端庄，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对我的到来，他们好像早有准备，三间土砖房间早已腾出一间作为我的卧室。靠床那扇墙已贴满了报纸，并挂上了已有很多补丁的蚊帐，草席上放着一床青兰色的毛巾。

毯，尽管破旧但洗得很干净。我刚坐一会儿，谭爱英就叫吃饭。我到堂屋，只看见一副碗筷摆在饭桌上，招呼大家：“一起来吃吧。”但他们却客气地回答：“我们吃过了，你吃吧。”当时，我并没有过多地去想，就毫不客气地坐下来，端起碗就吃。桌上摆放着三碗菜，一碗是一个荷包蛋，一碗是青椒炒小虾，一碗丝瓜汤。这都是我喜欢吃的菜。不久，我才发现他们从不跟我同桌吃饭的谜底，原来，他们等我吃完饭在外散步时，一家人在厨房里吃稀饭，吃点小菜。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才知道，三年的自然灾害带来三年的苦日子，农村还暂时没有恢复元气，他们家的生活还很困难，尽管来时我也交了钱和粮票，但还很不够。于是，我中途回了一次家，从家中带来二十斤大米。他们只收下大米，但坚决拒绝我给的钱和粮票。谭叔说：“再困难，也要给你吃好吃饱，要知道，你们城里人的日子也不好过啊！”后来，在我执意要求下，他们才跟我同桌吃饭。

不到半个月，“双抢”终于来临。每天我与他们一样，都是天刚蒙蒙亮就起床，投入到抢收抢种农忙中。在他们亲手指教下，我终于学会了插秧、割禾等基本农活。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黑黑的，我的双脚也被水田里那些蚂蟥以及少许的玻璃尖石弄得到处都是伤痕，双手也因割禾弄得到处都是血泡。记得有一次打蒲公时我还出了一次洋相。所谓打蒲公，就是一头牛拖着一块又圆又大的石头滚筒，人站在后面夹板上，吆喝着在田里滚来滚去，将禾蔸压在田里。结果我没站稳，摔倒在田里，弄得满身都是泥巴。经过“双抢”的磨练，我才真正目睹农民的辛苦，才真正体会到唐代诗人李绅写的那首“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真正内涵。

的确，在田里辛苦了一天，一



寄怀奶奶

李世昌

奶奶如果在世，今年有113岁了。奶奶生于清光绪32年春天，卒于2000年冬天，享年95岁。奶奶去世时毫无征兆，无病无痛。那天，她端坐在阳台沙发上，眼睛一闭，就那么安详地走了。

奶奶出生在当地一富裕家庭，但因其家里已生育几个女孩，于是奶奶的父母在她生下第三天，便把她送给曾祖母。当时，曾祖母已生育两个男孩，正缺一个贴心小棉袄，因此，奶奶的到来，让曾祖母非常喜爱。那时，曾祖母一家很贫困，仅靠两人给曹姓地主家做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常常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奶奶曾回忆说，有一年冬天，家里没有粒米充饥，全家五口人无奈蜷缩在稻草里挨饿。两天后，隔壁邻居见曾祖母一家人没有外出，但厨房没冒烟，家里静悄悄，觉得奇怪，于是前来探看究竟。当发现曾祖父、曾祖母和三个小孩躺在稻草里奄奄一息时，连说“造孽哦”，随后连忙从家里找来一钵米汤水，给每人喝几口，才暂时保住性命。后来，邻居又找来一点红薯和高粱，让一家人度过寒冷冬天。每当回忆那段日子，奶奶总是说，都说黄莲苦，那日子比黄莲还苦三分啊。

奶奶长大后，出落得俊俏、水灵。她娘家人便想要奶奶回去，但任凭来人怎么劝说，她就是不同意，因为她已把曾祖父、曾祖母当做自己亲生父母，舍不得离开他们。后来，奶奶谢绝所有媒婆的牵线，执意嫁给爷爷。尽管爷爷身材矮小，长相也不帅，但奶奶与爷爷自幼生活在一起，熟知爷爷善良、正直、勤奋、俭朴、谦逊，是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解放后，爷爷奶奶勤俭持家，家境渐渐好转。生活好了，奶奶没有忘记幼时的苦痛，她总是乐施于人。有一次，奶奶在回家路上遇到一位陌生妇女在伤心痛哭，于是上前探问，得知妇女家舍倒塌，家人全部身亡，自己孤苦一人时，奶奶毅然挽起妇女的手说，走，你去我家住，从此你我姐妹相称，有我吃的，不会少你一口。就这样，那妇女就住进了奶奶家，一住就是30多年。我们都称她为同奶奶。同奶奶因病去世后，奶奶又亲自为她操办丧事，事无巨细，深受村民称赞。

奶奶自幼在寒门长大，心地非常善良，经常无怨无悔地帮衬村里人。谁家缺衣少食，奶奶总是记挂在心上，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奶奶适时出现了。奶奶常说，没有别人的帮助，那年冬天我们全家活不下来，人要懂得知恩图报。

奶奶性格豁达，从不与人争长论短，常年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村里如果发生邻里之间、婆媳之间、兄弟之间之类的纠纷，只要奶奶前去劝说，便即刻可以平息。双方甚至不好意思地对奶奶说，让你老人家动步，真是愧不敢当。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村前那口大塘因年久失修，蓄不住水，一到干旱之年，塘下游水稻无法正常灌溉，导致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那年秋天，年迈的奶奶站在大塘前，神情凝重，久久不语。几天后，奶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拿出来，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村主任家，说：“我年纪大了，平时也不需要用什么钱，我把这些钱交给你去修塘，塘再不修，田没法种。”村主任还没回过神来，奶奶已转身离去。后来，村主任发动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20多天把大塘修缮一新。从此，塘下游的稻田再没有闹过旱灾。

奶奶虽然没念过书，但非常重视后人的培养和教育，在学习上更是严格要求我们。谁成绩好，她就奖励一个鸡蛋；谁成绩不好，罚每天去挑水五担。那时，我们倒不是怕罚挑水，而是怕成绩不好惹奶奶不高兴，所以大家在学习上都自觉、刻苦。一九七八年恢复高考，全乡一百多号考生参加考试，只有大哥和二哥考上重点大学。

奶奶去世的时候正值冬季，那年雨水特别多。也许是奶奶今生修来的福分，原本连日大雨，奶奶出殡的当天突然艳阳高照，一如夏天，自发来送殡的人群宛如长流。那一刻，我为奶奶感到自豪。

奶奶诞辰100周年的時候，大哥写了一首《寄怀奶奶》的诗：“生来本是富家根，却被三朝送李门。不爱绮罗高格调，偏居寒舍重情恩。一身蕙质恢先绪，百载春晖育后昆。久去瑶台风范在，精神贯注励儿孙。”我想，这正是奶奶一生真实写照。

寄怀奶奶，让我始终充满正能量，无论做人做事，还是修身持家，我都以奶奶为镜子。

当年冰水透心凉

胡剑英

要去的。

有次我发财了，翻到一本砖头厚的满是繁体字的书《红与黑》，心想这能抵好多张报纸好多本画报吧。上高中的堂姐来我家玩，发现这本书后，眼睛就发亮了，花一元钱买了这本书。伯伯在村办纸箱厂当采购员，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后来我才知道，此书是一本世界名著，便又借回来“啃”。

有回有惊无险。我捡到一个手臂粗的大炮仗样的东西，在大家午睡的时候，我好奇地点燃了它，很快浓烟弥漫，嗤嗤有声，竟然还着魔般向前滚动。我恐惧起来，生怕是个大炸弹，我小命不保不说，家人、邻居、村民都会因我丧命吧。

我马上踩灭，又踢到水沟里，好久都后怕，不敢和人说起。

是的，为捡废品，小伙伴们也不容易呀，经常脏了手脸，被怪味熏得咳嗽，有时还被铁丝和碎玻璃划破手指。所以，在炎炎夏日，我们到镇上的冷饮店用冰水犒劳自己时，真是感到特别甜，好像滴了蜜，特别凉，透心凉，什么辛苦都忘掉了，还有种劳动所得的自豪感。

因为没有带水壶，我和妹妹捎了白糖冰棍给妈妈。妈妈放饭碗里，让冰棒化作幸福的泪水，慢慢品着，“凉爽啊，我孩子买的就是好喝”！